



談橫縱國美

譯谷 任 著夫柯儒

社出版代時



談 橫 縱 國 美

譯 谷 任 賢 天 柳 儒

年 九 四 九 一 · 社 版 出 代 時

Ю. ЖУКОВ
АМЕРИКА СЕГОДНЯ

Перевод Жэнь Гу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美國縱橫談

著作者 儒 柯 夫

翻譯者 任 谷

發行者 姜 椿 芳

總經售 時代出版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華文（五七〇〇四四）

西文 EROSHPIVSO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五〇〇〇冊）

目次

一 「經濟」繁榮「圖」.....	五
「笑下去吧」.....	五
罪人罪證.....	一〇
驚濤駭浪的商業圈.....	一五
「少吃」運動.....	二一
向外面謀出路.....	二三
金圓・原子・廣告.....	二六
「勝利」引起了危機.....	二九
二 「大商業」的政權.....	三一
亦官亦商.....	三二

「金邊制帽」的任務……………三六

人民要生存……………四〇

向人民宣戰……………四二

州官可以放火……………四四

三 被收買的筆……………四八

寫文章和賣啤酒一樣……………四八

獨佔資本的喉舌……………五〇

『不讓他們聽到真理』……………五二

「紐約時報」……………五五

「紐約時報」巡禮……………五七

偏袒和『人咬狗』……………六四

真理終會聽見的……………六七

四 好萊塢屋簷下……………七一

註冊商標——『好萊塢製』……………七一

一舉兩得.....七三

「電影消防隊」.....七五

「與我同行」.....七八

美式生活的內容.....八〇

不願出賣靈魂的人.....八四

五 法西斯的陰影.....八八

倒行逆施.....八八

好萊塢事件.....九二

莎士比亞左傾.....九四

左迫害下鬥爭.....九七

傳佈愚民「文化」.....一〇四

暴徒訓練所.....一一〇

六 「美國進步公民」.....一一三

『爲什麼不能一起過日子』.....一一三

現實的政治課堂·····	一一五
「驚人成就」·····	一一七
羅斯福不死·····	一一九
人民的聲音·····	一二二
華萊士——人民的希望·····	一二五

一 經濟「繁榮」圖

「笑下去吧……」

初初一看，這一年來的紐約，好像沒有什麼改變：在那狹小而陰暗、充滿汽油味的曼哈頓街頭，依然是成羣結隊的汽車；依然是燈燭輝煌的百老匯；依然是頭條消息報道着司空見慣的暗殺或參議員的新反蘇演說的小報。像一年前那樣，白天，飛機在空中用烟霧寫着：「請飲白雪可樂！」而夜裏，當飛船打從摩天大樓的屋頂穿過時，放出電光的信號：「請飲雷諾啤酒！」祇有那坐在四輪車上，沿着「普拉茲」大飯店的行人道駛來駛去兜售拷貝鉛筆的、穿着綠色軍裝的、陰鬱斷腳的殘廢者，在胸前掛了一付新的厚紙板，上面寫着：「笑下去吧！」

但是瞧，過了一個禮拜，又是一個禮拜，你鑽進這個城市的日常生活裏，細細觀察一下周圍，同人們談談。寒熱病一般的紐約的喧囂，再也遮不住你的眼睛，那時候，你馬上會看出，這一年來，此

地有了多大的變化，——有了不祥的、使一般普通美國人憂慮的變化。這些變化愈大，美國的宣傳便愈加努力去隱瞞它們，而這種宣傳也愈多依賴符咒的幫忙，就像那一心想整頓自己事業的來自第五街的斷腳殘廢者一樣。美國的宣傳硬對居民說：「笑下去吧！別想失業的威脅，忘掉物價高漲，別注意反動份子的攻擊。繼續笑下去吧，管他媽的！」

可是在這些日子中，甚至那些至今還不能不相信卑鄙的、賣兩分錢一張的赫斯特系報紙「每日鏡報」，或同樣卑鄙的「每日新聞」的美國人，臉上也浮起了無可奈何的苦笑。

有一次，那許許多多落腳在城中區（Down Town）的陰暗屋子裏的小工廠的一位技師對我說：「您想想看，我的工錢連糊口也不够，這叫做什麼生活？您問我，我們廠裏的工人不上戲院？對不起，這可是一個奇怪的問題。我們從前去吃早點的咖啡館，現在也去不起了。現在每人都從自己家裏帶一片麵包來，這樣便宜些。」

有一次，我碰見一個海員，他在美國「亞美利加」商船隊的旗艦上服務。我請他講講怎樣做他的實際預算。他高興地同意了：

「啊！以我們的收入來作統計，並不難！……」

他拿起一張紙頭和鉛筆，開始計算了。

「先講收入。繳了捐稅之後，如果海員不在國外的港口亂花錢，那末他手中，每月大約可以剩一百七十五元。再講支出。我底家庭，幸而不大：我、太太、和一個孩子。我們每月付四十元房租；應當告訴你，照我們這兒的價錢說來，這是很便宜的。飲食——最簡單、最便宜的——像我這樣的家庭，每天也要四元，一個月就得花掉一二〇元。所以，還剩下十五至二十元作其他開銷……我們的弟兄，最怕害病。看一次醫生，得付三元；假如要請醫生上家裏來，那就要付五元了。而海員本人，假使他是國際工人會的會員，那末他可以免費上醫院看病。但要是你的太太或孩子病了，只好靠上帝保佑了！孩子上一次醫院，每天最低要花掉六元至八元。去一次私人醫院，花上十元至十二元已算是最好了。前些時候，我去醫牙齒。我拔去兩顆牙，安上了三顆磁牙。僅僅如此，便弄得我幾個月才能付清：我該給牙醫生六十五元……我的女兒在小學唸書。十六歲以前她可以免費上學。但以後應當送她進高等學校了。高等學校的免費名額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的弟兄，很不容易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兒去，特別是黑人、猶太人、義大利人。但是進不免費的高等學校，每年要為他們花去六百至二千元。

……」
當你讀到有關合衆國今天內部經濟狀況的官方統計資料時，便不禁要想起這兩次訪問。美國的統計，出於聰明人之手。他們善於在數字上玩弄玄虛。但事實是無情的，你瞞不了它們。比方說，美國

的宣傳向全世界誇口道：合衆國現在已有破紀錄的「就業」。據官方統計，在一九四八年三月，美國「僅有二百四十萬人失業。所有其餘的職工，似乎都「就業了」。這個含糊糊糊的術語，意味着付予若干工資的任何就業。但如果我們算一算，就可以看出，有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人，每週祇工作一小時至十四小時，他們也一併歸入「就業」之列。有七百八十一萬「業者」，每週工作十五小時至三十四小時。二百十八萬四千人「有職業，却無工可做」，——在美國的統計中，就有着這樣的圖表。然而無論是第一種，或第二種，甚至第三種，美國的統計學家都不會列入失業或半失業的範圍，所以他們都「就業了」……

但是，假如一個工人，他能整週從事生產，並且有額外工作，尙且迫不得已，要放棄一切最必需的東西，並且爲了使出大相抵而每分錢都計較一下，那末，不難想像，那些，每週工作一（！）小時至十四小時的「業者」，會處於如何困難的境地。因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爲什麼每一次物價上漲，馬上就成爲工人區裏熱烈討論的主題：人們已無能爲力了……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讀到一篇對於這些日子最能說明其特徵的文章——「物價爲什麼漲？各有各的理論」。這篇文章的作者，故意裝傻，而竭力把物價上漲說成爲不解的謎。

他寫道：「從前，你們花五塊錢去買蔬菜，必需帶一輛手推車。而現在，你們可以把所有買來的東西，藏在外衣口袋裏，並且還會剩下一個地方來放手套。誰也不會懷疑，雞蛋與肉的价格將是最近美國選舉中的基本問題。物價上漲，其過在誰呢？……」

以下作者又密密編結了一幅文字的繡花圖，而盡力把這個簡單和明白的問題弄得含糊不清：

「一位議員認為，一切過錯在英國人，在租借法案，在對英商務條約。另一位議員以為，全在於戰爭時期，美國有許多家庭習慣了比以前吃更多的肉、更多的黃油、更多的雞蛋。民主黨員罵共和黨員取消物價管制。相反地，共和黨員則控訴民主黨員造成通貨膨脹。工人們責備企業家，企業家責備工人。社會主義者責備資本主義，城市的居民責備農人，農人責備聯工會，而贊成通貨膨脹的人們，則將一切過錯推到故羅斯福的對外政策上。有些人又到國外去找罪人，他們說「俄國的陰謀」……」

然而，這位「理論家」也無法把物價飛漲得如脫韁之馬的真正基本原因完全隱沒。爲了多少要表示一點自己的論斷客觀，他不得不漏出：

「有一個（！）扛夫控告兩個人，說他現在因爲他們要付一塊三毛五分錢吃一頓早餐，而戰前只要六毛錢。照他的意見，這是杜魯門和塔虎脫做的好事。用他的話說，只有華萊士被選爲總統的時候，才能改變這種情勢。有一個（！）美國人說，要是沒有共和黨員，那末黃油現在只賣五毛五分錢

「一磅·共和黨，照他的意見，就是一羣大企業家，高物價和巨額利潤的黨。」的確，現在在工人區，在手工業者、公務員，即所謂「白領子」居住的地區，不管同誰談話，到處你都可以聽到直接而明確的回答：物價瘋狂上漲的真正罪人，是獨佔資本、大公司、托辣斯，以及他們的政治代理人。

罪人罪證

美國的資本家們，發了空前的戰爭財。可以說，在全部美國歷史上，無論什麼時候，獨佔資本所賺的錢都不及這次戰爭多。一九四七年九月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二屆會議上，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對着那些靠販賣軍火發財的獨佔資本頭子，毫不留情地指出了毋容辯駁的數字，這些數字明顯指出，美國的獨佔資本家把戰爭當作空前利潤的來源。

維辛斯基說：「如果把戰前五年（從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九年）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五年（從一九四〇至一九四四年）作一比較，可以看出，戰前五年內，美國所有各大公司的利潤，除了捐稅外，計一百五十三億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間，這些大公司的利潤（繳了捐稅之後），達四百二十三億元。據商務部統計，戰爭的六年內（從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年），這些大公司的純利，計五百

二十億元。這利潤，是靠了人血、靠了被破壞的城市、靠了千百萬爲自己陣亡的親人而哭泣的孤兒與寡婦賺來的……。」

這之後，受獨佔資本津貼的美國報紙，發出了多麼粗野的叫聲！惱羞成怒的獨佔資本家，瘋狂得忘形了。屬於「報王」赫斯特的「美國雜誌」咆哮着說：「不管怎樣，他媽的，美國商業帶來多少利潤與維辛斯基無關！」有些報紙又竭力對維辛斯基所引的數字，表示懷疑。但這更顯出他們的無恥。蘇聯代表團團長在舉行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又列舉了更爲詳細的資料，說明美國獨佔資本家怎樣發戰爭財。

維辛斯基說道：「事實上，利潤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也許，當我說美國獨佔資本將五百二十億元淨利落到自己的腰包裏時，我真的攪錯了嗎？不，我沒有錯。我手頭有一份「統計月報」，我現在把它讀出來：

A：戰爭期間，美國的銀行存款總額，已增至六百十億元。——根據一九四七年五月份「每月統計公報」（聯合國統計部出版）。

B：據美國商務部機關刊物「現代商業調查」。一九四六年四月號，美國私人企業的利潤，在繳納了一切捐稅及除去國外投資的紅利以後，可由下列逐年的數字來說明：

(單位百萬美元)

一九三四	—	〇、八六〇
一九三五	—	二、一三二
一九三六	—	四、一六二
一九三七	—	四、五六八
一九三八	—	一、九五六
一九三九	—	四、七三五
一九四〇	—	六、一一二
一九四一	—	九、〇六七
一九四二	—	九、〇九八
一九四三	—	九、八七五
一九四四	—	九、六八一
一九四五	—	九、〇二〇

C：整個戰爭期間，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利潤計五百二十八億五千三百萬元。

D：當時的戰時動員及復員局長史蒂爾曼，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致總統及國會的報告（第八次）中，談到利潤的部份時說：「私有企業家的利潤，繳納了捐稅之後，已達歷史上的最高水準，雖然由於復員關係，某些工業部門的利潤水準較低，但這是因為大量拋售成品所致。」

華爾街的雄辯家被駁倒了……

戰時超額利潤的瘋狂增長，進一步加強了美國資本的集中。強大的石油、鋼鐵、汽車「帝國」，併吞了他們的競爭者後，愈加龐大了。

一九四一年，此地有三十二家資本在十億元以上的公司。一九四四年，這種公司的數字已增至四十。戰前在企業獨佔組織中，僅有三家大公司——「新澤西美孚油公司」、「美國製鋼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是擁有十億元資本的。現在，在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中，又加入了杜邦公司、福特公司、伯利恆製鋼公司、「美孚油公司」、「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美國的黃金儲備，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已增到天文數字——二百五十億元。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三年間，美國的工業生產量，增

⊙「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的發達史，是戰時「景氣」的「英雄們」的典型。戰前該公司有八千工人。一九四三年，工人數字已增至十八萬，即增加了廿倍。「寇蒂斯·來特飛機公司」的資產，在美國最大企業公司中佔第四位，估計有十二億九千五百萬元。美國的資本家在戰時就這樣賺着錢。——原註。

加了兩倍有餘，而在以前的二十年間，它祇增加了百分之三八。美國的工業生產力，提高了百分之三十。

一九四三年以後，美國的畸形生產開始走下坡路了，但暫時它還沒有在獨佔資本的收入中表現出來。一九四六年，繳付捐稅以後的獨佔資本的純利，達一百二十五億元，而一九四〇年為六十一億元。一九四七年，獨佔資本的利潤更加多了，繳付了捐稅之後的純利達一百七十億元。每付出一元工資，就有二角六分的利潤！

在許多分攤紅利的大宴席上，香檳酒像河水一樣流着。爲了使老百姓吃驚，企業家所定的酒餚不亞於古羅馬饕餮者的宴會。在芝加哥肉大王的年宴上，邀請了一千八百五十位客人，由艾森豪威爾親自主持，他，艾森豪威爾，早已成爲金元官庭中，爲了追求名望的獨特的排場將軍[⊙]了。拍馬討好，高興得忘形的御用報紙寫道：「每一位客人都饗以四磅重的牛排。紐約還舉行過一次招待「五十位第一流人物」的非常盛大的宴會——這裏邀請了五十位最有名，最得寵的企業家，其中有「大通銀行」的要人奧得利區、納爾遜·洛克菲勒、亨利·福特第二、電影巨頭艾里克·約翰遜、兩位威爾遜「通用電氣公司」經理和「通用汽車公司」經理、銀行家小梅農等人。邀請他們的紐約州長杜威，與高采烈

⊙ 指用金錢聘請參加宴會，以撐場面的政府退職要員或將領。